

昆州華文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會刊

2014年1月號 總第4期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是一個非營利性、非宗教性、非政治性的以華文寫作為共同愛好的群眾團體。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的宗旨是以文會友。《昆州華文》為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會刊。

歡迎愛好華文寫作的朋友踴躍投稿；歡迎熱愛華文文學的朋友加入協會。投稿或申請加入協會請聯繫：info@qcwriters.com 歡迎大家訪問我們的網站：<http://qcwriters.com>

本期目錄

- 改變種族？ 洪丕柱
- 大浪淘沙 韋鋼
- 有這樣一對母女 洪朗
- 談談禮義廉恥 許成堅
- 一個叫我欲哭無淚的“理由” 福來
- 名字 常青
- 童年 黃邁勵
- 寫給澳大利亞住上海總領事的信 維和
- 三個小窗戶外的十輛車子 王雪帆
- 【英伦心影6】剑桥三一学院的钟声 薇薇
- 【英伦心影7】佳蜜伴茶香，剑桥的果园 薇薇
- 攝影：《晚霞》 韋鋼

改變種族？

洪丕柱

看看已故歌王米高·積森的面容，可以發現他的白皮膚、黑色彎曲地挂在額頭和面頰的長頭髮、狹窄而筆直的鼻子、血紅的寬嘴巴、中間帶淺溝的方下巴、還有帶稜角的下頷，儼然是一名白種美男子，但仔細看看，面部的一切都是那麼的不自然和虛假，處處顯示出人為的精心雕琢和全盤設計的痕跡；那鼻子還幾次出現問題需要修補，幾乎要被換掉。

現代整容/整形外科(PLASTIC SURGERY)可說是無所不能，已經達到了能夠改變一個人的種族的水平。看看年輕時的米高·積森，還是個憨厚可愛的黑人青年，黑皮膚、蜷曲的緊貼頭皮的頭髮

、寬鼻子，厚嘴唇，其實長得並不難看，重要的是充滿青春的生氣和真實性。可是他將皮膚漂白了，將臉部五官改造了，變成後來那個模樣。我不能說那是個怪模樣，因為好多粉絲還非常欣賞那個模樣呢，但至少是個不自然的模樣。



小小的韓國，簡直是個整容王國，五千多萬人口擁有五百多所整容所，按那些整容大夫的話來說，他們可以將您的模樣從頭髮直到腳跟全部改變。所以除了韓國人之外，還有好多外國人慕名而去那裏整容。在韓國，五分之一以上女性是吃過整容刀子的，特別是青年女性。有些人不光是面容，而且身材：將胸部變得豐滿、腰身變細、臀部變瘦、粗短的大腿變得細長，爲了擁有年輕白人女性的容貌和身材而不怕刀下受苦。那些人已經不滿足於幾年前做假洋鬼子了：將頭髮染成金黃、將多數東亞女性的小眼睛、單眼皮開刀變成雙眼皮、大眼睛。現在她們在向真洋鬼子看齊，還要將皮膚漂白、鼻子變高、削小腮骨使下巴變尖，使扁扁的東方女性的圓臉變成有個尖下巴的狹長的西方女性的臉，並將它稱之爲“去種族化”（de-racialisation）。

那些驕傲的韓國人，他們正在將汽車、家電、數碼產品打進西方市場的同時，卻從西方進口洋人的模樣，用以改造自己的模樣！產品方面在國際市場上長驅直入咄咄逼人的韓國人，在容貌方面卻羞於在國際上展示他們的東亞面孔。

从前整容被稱爲美容，整容所多半是半老徐娘們光顧的地方，去那裏拉皮、除皺紋，讓自己顯得年輕些。當然還有去隆胸的年輕女性。現在則是青年女性更多光顧的地方。我將它們稱之爲改容所，而非整容所，因爲出來的人，可能變得面目全非，身份證或護照的照片需要徹底重拍。韓國女性喜歡將她們的臉弄成像芭比娃娃那樣可愛的娃娃臉，說是更容易找到工作。亞洲國家，儘管在現在化方面已經可以挑戰西方，但它們離平等就業機會(EEO)法還很遙遠，這就是爲什麼您能在澳航、美國飛機上看到半老甚至全老的、相貌平常的空姐/空婆，而在亞洲所有的航綫上，空姐都是年輕美貌的，想來很多是經過整容/改容的。連像澳洲這樣白人爲主的國家都在提倡多樣化，批判白種至上，那些白人姑娘要在沙灘上將自己曬成古銅色，亞洲和非洲的姑娘們，卻敢於冒着得癌的危險，使用皮膚漂白劑，將自己的皮膚漂成白色，以便使自己看上去更像白人！

現代人越來越對上帝給他們的容貌、外形、性別感到不滿，覺得太單調，所以要渾身打滿洞、挂滿環，甚至眉角、鼻端、嘴唇、舌頭、肚臍和私處，還要將世界上最美的東西人體，好端端的皮膚描畫得亂七八糟，包括畫上青面獠牙的妖怪。這還只是小菜一碟呢，更厲害的是改變自己的性別，以及現在，企圖改變自己的人種！他們忘了，雖然改容所無所不能，但人總是會犯錯誤、會失手的，有些美女、明星改容改成了醜女、怪物，弄得畫虎不成反類犬，這樣的報道屢建不鮮，還有因隆胸導致的問題(塑膠洩漏進入體內)。可是，大家仍然都在想：這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輪不到自己的！況且，雖然容貌上可以改變種族，但DNA還是變不了！

去年12月份，SBS曾播放了一套關於整容或改變種族的紀錄片，叫《改變我的臉容》(Change My Face)，很多情況不僅是在韓國，在澳洲也有發生，其中講了三個發生在澳洲亞裔青年身上的故事，都在考慮通過整容手術將自己外貌變得更爲西方化，不管是開雙眼皮、皮膚漂白、隆鼻、改造下巴，還有將小腿進行改造，讓小腿肚子變得更加苗條，其中有的居然還是家長的主意！有一位亞裔女孩：母親是斯里蘭卡人，父親是英國人，聲稱她的容貌讓她在學校遭到歧視。

影片裏還有整容所裏動手術的鏡頭，其中有些鏡頭是拍手術刀從病人臀部、大腿、小腿將鮮紅的肉一片片割下（好使她的臀部、大腿、小腿變瘦、變細），用鑷子鉗取出來，看上去就像吃火鍋時您筷子上夾的羊肉片，看得我直想嘔吐，趕緊從電視機前逃走！

因容貌、外形受到歧視？也許有。但我在很多文章中曾以自己在澳洲生活 25 年以上的經驗強調，是否遭到歧視，更多還得看自己的行為、表現、愛心、自信、自尊、融入，還有是否尊重、幫助別人等。只有自尊、自信，才會得到別人的尊重。

大家都知道有一位 31 歲的塞爾維亞籍的澳洲人，名叫尼克·胡哲(Nick Vujicic)，1982 年 12 月 4 日生於墨爾本。他生下來就沒有四肢，只有一個軀幹，上面頂着一個腦袋，活像一尊雕塑得不太好的雕像，此外就只有兩個短短的、長著兩個腳趾的殘肢。這種罕見的畸形稱為海豹肢症。他完全有資格痛恨上帝給他的模樣。可是他卻成了一位舉世聞名的傳道人，到處去宣講基督的真理。他以艱苦學習獲得了大學雙學位，也以毅力學會了騎馬、游泳和衝浪等，他能用小腳的腳趾寫字、打電腦、發短信。他跑遍 34 个国家、演講 1500 多場，感動了無數人。他自信、樂觀、堅毅。他說，“沒手、沒腳、沒煩惱”；他認為上帝給他這個模樣是有計劃的，是為了通過他的故事，給他人帶來希望。他現在有著一位美麗的日本妻子和正常的女兒。

我在中國常看到路邊上跪地求乞的殘障人，犧牲人的尊嚴，用自己殘廢的肢體獲得路人的可憐心而得到一些施捨。但我也聽到、看到過中國有些缺乏肢體的殘障者，自強不息，用嘴咬着筆寫作，或用腳寫字作畫，取得成就，受人尊敬的。

您想去整容、整形、改容、改形、改變種族是您的權利。我是想說，但容貌、外形等並非一定是令您受尊敬或成功的唯一資本。

大浪淘沙

韋鋼

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後全國第一次大學招生。半年後的一九七八年進行了第二次高考招生。這兩次招生除應屆畢業生外，大部分是分散在社會上的歷屆高中畢業生。很多人入學時社會閱歷已經很豐富。當時因為歷屆畢業生一起考，所以考生多，錄取少。錄取率用百裏挑一來形容一點不誇張。

這兩屆大學生便是所謂“七七、七八級”。也正是因為他們很多是來自社會的中堅力量，七七、七八級大學生被公認為能力強。之後的很多年裏，大學裏廣泛流傳著七七、七八後一級不如一級的說法。當然這個說法過於籠統。所謂強我想主要是指社會經驗方面比如組織能力等等。

這兩批大學生於一九八二年先後畢業。三十多年過去了。如今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都有他們的身影，很多早已身居要職。

我屬七八級，也就是招生改革後的第二批。

記得入學後不幾天，學生會有兩個學生頭來找我。他們是七七級的。讓我給黑板報畫刊頭。我吃惊地問：你們咋知道我喜歡畫？答：你的檔案裏“愛好”一欄不是寫著“畫畫”嗎？我這才恍然大悟。“檔案”還真有用處。這一點在後來我當班主任的日子裏得到了進一步的驗證。其實喜歡塗塗畫畫是真，但正兒八經寫成“業餘愛好”，突然覺得不太勝任。不過還好，搞個刊頭什麼的也是手到擒來的小把戲。便幫著出了幾期黑板報。兩塊黑板連起來，就放在兩個樓翼連接處的比較空曠的過道裏。

這兩個來找我的學生頭，其中一個叫張曙光。和我同系同專業。雖然只比我早入學半年，可我覺得他非常成熟、能幹。在學生大會上講話頭頭是道。在我看來，他比當時一些老師的水平都要高很多。當然當時師資匱乏，濫竽充數的老師也不少。此乃題外話。

那是我最初認識張曙光。後來與他交往並不多。學生活動中常看到他的身影，總是顯得成熟老練，躊躇滿誌。也是校系領導的紅人。

再後來大家都畢業了。各奔東西。

沒想三十年後，他的名字又進入了我的視線。那是聽說他被雙規。同時我也得知他已成為中國的“高鐵之父”。我的一個同班同學，現為國務院某直屬企業的老總，來澳洲時在飯桌上對我說，張曙光這回進去怕是出不來了。他說這話時很平常，很坦然。聽話的我卻感慨萬千。

去年，張曙光被審判。罪行不外乎貪污、受賄、情人、豪宅、海外數億存款等等。後來據說被判了無期徒刑。

好像全世界的媒體都刊登了他的照片。看著他在法庭上的樣子，已是階下囚的神態。可當年學生頭的模樣依稀可見。不禁令人唏噓、感慨。

就在寫這篇文章的前不久，另一位校友，中國中鐵的老總不堪反腐壓力，跳樓自殺。這個人我並不認識。不在同一個系。

想當初，風華正茂，躊躇滿誌。恐怕怎麼也沒想到三十年後是這樣的結局。

看來相對於我們在海外的默默無聞，國內這些年的大發展造就了很多叱咤風雲的機會，同時也風大浪急，不乏吞噬人的漩渦。正可謂大浪淘沙。



有這樣一對母女

洪朗

2013年10月20日，从北京飞往武汉的飞机上，一个看上去4-5岁的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坐在了我的旁边。小姑娘长的美丽又大方，非常可爱。她的妈妈当然也很好看，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好看的女儿呢？！

我要写一写这一对儿母女，不是因为她们俩都是美女，而是因为她们俩之间很有意思的关系，而且她们俩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值得大家借鉴的。

那么她们俩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刚开始，俩人在我身边坐下来以后，妈妈和女儿的对话结构基本上是这样的：

女儿：“妈妈，飞机怎么还不起飞啊？”

妈妈：“飞机场里有很多的飞机，如果现在就去飞，会撞到别的飞机的。”

女儿再问：“什么时候给我们吃的啊？”

妈妈再答：“飞机起飞以后，多一段时间就会给大家发吃的和喝的了。”

.....

女儿的每一个问题，都很简单；妈妈回答每一个问题，都很有耐心，很仔细，很详细。

我心里想：这个小公主在家里是不是太霸道了，什么事情都要妈妈这么小心翼翼地解释得这么详细，没完没了的感觉。我就觉得这个妈妈做得怎么这么辛苦，好像是这个小女孩儿的仆人一样，俩人之间根本没有任何一点点平等的关系。

一会儿，我们起飞了，喝了饮料以后就开始吃午饭了。妈妈问女儿要米饭还是面条，小姑娘说：“面条。”妈妈就开玩笑地说：“你整天吃面条，都快变成面条人了。”午饭除了米饭或者面条之外，每人还有一个面包和一小盒摸面包的奶油。

我因为早饭吃了面条了，所以就要了米饭。但是这个米饭其实是炒米饭，很少的鸡蛋很多的米饭，所以我吃了两口就不吃了，开始用刀把面包切成两部分，慢慢地摸那个很硬很硬的奶油，然后把面包吃完了。

正在吃面条的小姑娘，看到我吃了面包，就问妈妈：“我有面包吗？”

妈妈解释说：“有，但是你吃面条就够了，面包留着下次吃。”

但是小姑娘不死心，还是和妈妈说：“我现在就想吃面包了，不想吃面条了。”

妈妈又更加耐心地解释说：“面条你已经吃了这么多了，再吃一点儿就饱了；如果把面包打开，你也是吃不完的，所以你就接着吃面条吧，面包下次再吃。”

小姑娘于是就“罢工”了，说：“不吃了，我吃饱了。”

过了一会儿，妈妈把自己的饭吃完了，就把她女儿的饭盒端起来，开始把面条里的虾仁等等妈妈认为重要的食物，直接喂到了小姑娘的嘴巴里，同时一边给孩子解释说：“这个虾仁好吃，来，把这个虾仁给吃了吧”

等妈妈把她自己认为重要的食物喂完了以后，就开始收拾起来了。这个时候，小姑娘又勇敢地和妈妈说道：“妈妈，我想吃面包了。”

妈妈这个时候不但耐心，而且更加理直气壮地说：“你已经吃饱了，面包留着下次吃吧。”

... ..

这个时候，我原来的那个妈妈像个仆人一样的想法，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妈妈的霸道，根本不尊重女儿的意见，最后女儿也没有吃上她要吃的那个面包。

我下了飞机，还一直在想着这一对儿母女俩：

- 飞机上的午餐是免费的，至少不是妈妈单独给女儿买的，女儿吃一点儿面条，再吃一点儿面包，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为什么必须吃面条吃饱然后下次吃面包呢？
- 妈妈的理由是为了不浪费那个面包，可是这样的节约，相对于女儿心里的惦念和她自己的感受，到底意义在哪里呢？
- 妈妈处理问题，好像都是理性思维，根本不考虑女儿的心里感受。亲爱的妈妈啊，感情有理智根本无法理解的理由。
- 这个妈妈不尊重女儿的感受，一直都在和女儿讲大道理，这样怎么可能建立一个平等的朋友关系？没有了心与心的沟通，只是讲道理，这个妈妈就会做的太辛苦了。而且这个辛苦，是自己找的，还没有人同情。

我希望奉劝天下的妈妈们，照顾你的孩子的时候，多用心，少用脑！你的知识可能不完善，但是你的心不会！



談談禮義廉恥

許成堅



我常引以坐公車為例，做互相尊重互相得利作見證，年輕人在公車上一見長者無座位可坐，就馬上禮讓座位給長者坐，長者很喜悅就接受並以“THANK YOU”伸謝，年輕者一聽見長者和他說 THANK YOU 聽了也高興，很難才能得到長者和自己多謝，只有一陣間便有空位可坐，輕而易舉，何樂而不為？但有些無知識及無涵養的長者，則却不以為然認為“應當的”不必多謝，那就錯了，何謂禮尚往來？我還記得若干年前本市有一位仁兄，一接到人家給他的結婚請帖，他收了馬上就說“又收到粉紅色炸彈”未免說得太過份，今天人請你，明天你請人要如何解釋？不知所為，沒有經過頭腦就隨口說出來，有些人闖出大禍來就是由於隨便亂講所引起，有時還有可能引致殺身之禍，明天你來後悔已太遲了，所以我認為執迷不悟者，痛苦終生。

近日來我翻看今年 1 月 31 日星島報登重慶市有一位 84 歲何大興老翁却給六個子女推人球，老翁瑟宿樓道，他被小兒媳推到小女兒家贍養，但小女兒不接納，故就在小女兒門口睡 4 天 3 夜，目前六個子女都不接受此位 84 歲何大興老翁，基江市浸水社區就送去醫院安置了才起訴何大興的六個子女，人一旦想到這個地步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潮語有一句話“身邊兒不及身邊錢”，人還是勿太痴心好，希望越多失望越多。

我再看今年 1 月 24 日星島報登紐西蘭有一個華人高輝於 2009 年在紐西蘭澳克蘭向西太平洋銀行申請透支 10 萬元，但銀行意外地將 1,000 萬元透支存入他的戶口，忽然就成富翁，他就歡天喜地以為上帝特別恩賜給他，其實上帝是想試探他是否是一個廉潔的人還是一個貪婪的人？他很快就拿錢走往香港，2011 年 9 月就在香港被捉回返來紐西蘭坐監獄中過春節，中國人說貪似貧。

2012 年 4 月 24 日星島報登香港大新聞人物陳振聰商人貪得無厭幫香港富婆龔如心看風水得到很多億港元還不足，想將龔如心的全部財產獨得做假遺囑，打了很多年官司最近香港法庭判他的官司敗訴要他補納稅務及還官司費，現他的資產披露僅餘 6.4 億港元，將來他的錢不夠還稅及官司費恐要坐監獄，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昨天享坐私人豪華飛機及遊艇，住高尚豪宅，明天要怎麼過活？

2006 年 3 月 20 日澳洲報登中國億萬富豪袁寶璟買凶殺人判死刑立即處決，曾是大陸最年輕的上市公司董事長，擁有六十多家企業被譽為“中國股票第一人”的億萬富豪袁寶璟，因教唆殺人，法院判死刑定讞，立即行刑，兩仟億存款密碼僅妻子知，袁寶璟妻子卓瑪是他巨額財產唯一合法持有和使用者，他生前把瑞士銀行存款密碼告訴卓瑪，這筆錢至少有四百九十五億人民幣，卓瑪很可能因此成為亞洲新女首富，袁寶璟捐官方 800 億一度死緩，但結果也是被處決，此位仁兄很值得佩服及可惜年紀輕，僅 39 歲就能創“中國股票第一人”驚天動地，可惜一念之差就成千古恨，回頭已是百年身。所以我認為要世界和平就要加強認識禮義廉恥的真諦及力行，世人才知“互相尊重”的重要，世界才不會給自我為中心的人毀滅！

一個叫我慾哭無淚的“理由”

福來

上個月，我所參加多年的一個華人學會決定解散了。

在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中，有一個議題被提出來討論，就是該學會還有 1800 多元的銀行存款的餘額，如果解散，一個選擇就是將它捐贈給另一個組織或協會，由團員們討論捐給哪個組織。

會員們建議的組織/協會有兩個：一個是某全澳性的健康基金會，另一個是崑士蘭華人作家協會。

捐贈崑士蘭華人作家協會是我提議的，因為我同時也是華文作協的會員，所以我竭力勸說所有的會員投票將餘款捐贈給華文作協。

我向會員們介紹了華文作協的歷史和對發揚中華文化所作的貢獻。

我說，我們這個組織已經有 21 年半的歷史了，成立於 1992 年。除了會員費，我們沒有任何其他經濟來源。但是這個組織從前曾經自費辦過一個月刊《澳華月刊》，發表會員們用華文寫作的作品，還向華人社區提供從新聞到澳洲歷史、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資訊，對新移民非常有幫助。月刊並致力於弘揚中華文化、推動華文學習，舉辦本地兒童華文寫作比賽。這個月刊，從 1992 年到 1997 年，在沒有任何資助的情況下生存了整整六年，出版了一百期。

我說，雖然目前崑士蘭有這麼多個華文刊物，但是沒有一個有留給華文作者們出版作品的版面或副刊。他們即使偶爾發表些華文作家的文章，作者也是沒有稿費的，作者的所有勞動全係義務。而《澳華月刊》尊重作家的勞動和創作，早在十七八年前，就給每位作者每千字十澳元的稿費。

目前我們有協會的網址，上面有各會員的博客，還定期出版電子刊物，發送給世界各地的 500 名左右的讀者，這些也都是協會的會員們自己的義務勞動的付出。

所以我要求會員們支持崑州華文作家協會，將剩餘的錢捐助給它。

即將解散的這個學會的會員們的資質都是很高的，很多是高級知識分子：高校教師、教授、工程師、醫生，都擁有碩士、博士等高學位。他們大多是從東南亞來的第二代移民，大多數已是中年以上。學會的工作語言是英文，包括那天的討論，因為他們的華文水平大多不高，除了年長些的會讀會寫些華語，大多僅限於有限的口語，有些連口語都是斷續不成句子的，或者干脆是零級水平。

既然這些華文/中文水平很低的華人仍然組織了一個保持了多年的華人學會，說明他們還認同自己是華人，他們的身上、思想中、生活中，包括飲食，還保持著中華文化和習俗，也認同弘揚中華文化，所以我猜想我的“遊說”會得到他們的理解和支持，因為弘揚中華文化至少是我們思想的交匯點。

可是我意想不到的，他們中有些人提出的一些問題或者看法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有些竟是令我當場快要昏厥，或者令我想哭，又哭不出來的。

一個問題是：你們為什麼號要用華文寫作，為什麼不用英文寫作，使主流社會都能看得懂你們的作品呢？（這個問題是否會令您昏厥？）

我回答說，“我們既然是華文作家協會，當然是用華文寫作的啦。我們的會員全部是第一代新移民，多數在母國有高學歷，但英文水平大多還達不到用來創作的程度，雖然也有會員在澳洲取得了高學位，甚至還有幾位澳洲國家專業中英文雙向翻譯，完全能用英文寫作。用華文寫作還可以為英文不太好的第一代新移民提供精神糧食，再則在澳洲這個多元文化的國家，華文寫作也是多元文化的瑰寶之一，移民不但可以在自己的社區保持和使用自己的母語，還鼓勵他們的子女學習自己的母語呢。

“我們是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的澳洲分會的一員。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在全世界有四千多名會員，分會遍布于亞、歐、非、北美、南美和大洋洲，他們都在自己移民的國家堅持用華文創作了大量的作品。”

我繼續說道，“但是我們也在考慮讓主流社會了解我們的作品，將我們的作品翻譯成英文出版。例如 2000 年我們曾出版過我們一個作品集的英文版，這個作品集向主流社會介紹華人移民對澳洲社會的貢獻。我本人就寫過我們這個即將解散的學會的創會會長林教授的傳記，並將它翻譯成英文出版，讓主流社會了解他。我這些工作都是業餘時間義務做的。但用英文出版這樣的集子需要很多經費。當時華文作協申請到州政府的 8000 元特別撥款，加上會員們大量的義務勞動，才得以成功。”

雖然我講得口枯舌焦，好些會員還是不同意將餘款捐贈給華文作家協會，其中一位中年女會員的理由是：

“我們為什麼要將錢捐給一個出版一些連我們都看不懂的東西的協會呢？我是第二代移民（她特別強調這一點），都沒有學過華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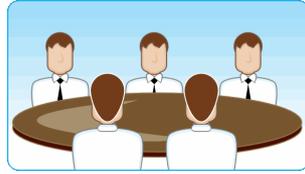
這條理由叫我慾哭無淚。可是居然還有另一些人附和她的理由說“是啊？這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呢？我們希望我們的錢能做一些對我們自己有好處的事。”當然，捐給健康基金會，可能間接對“自己”會有些好處。但是作為華人，作為華人社區的一員，把錢用在華人社團、協會上，難道對自己沒有間接的好處嗎？我納悶。

我心想，你們沒有學習華語是你們的家長和你們自己的責任。但我不能這樣說，這會得罪他們，所以我只能說：“我所知道的第一代的新移民，無論他們的職業如何、無論他們的政治觀點如何、無論他們的宗教信仰如何或者是無神論者，都有一個共同點：不希望自己的母語華語在自己孩子的身上丟了，所以布里斯本有眾多的周末華語/中文學校，其他州也一樣。有些孩子不願學，家長還強迫他們學呢。若干年前，我還曾教過一個成年華人的中文班，學生都是像你（這位女會員）這樣年齡的人，它們如飢如渴地學習，堅持了好幾年，不但學會了閱讀一般內容的華語資料如新聞和廣告等，而且還能寫一些簡單的短文。”

我繼續說，“像你們所說的希望能看懂我們的作品，但我們需要經費才能這樣做，如果有像一些這樣捐款，就能幫助我們做把這些作品翻譯成英文出版的工作，讓你們以及主流社會也能看懂，你們的捐款會是功德無量的。”

無論我怎樣努力，最後投票我還是輸了，支持者僅限於會寫會讀華文的年長華人。當然，捐錢給那個健康基金會也是件好事，但至少這個基金會的基金數以千萬計，我們這些錢對它是錦上添花

小花，而捐給華文作協則是雪中送去大炭啊。我當然服從民主表決的決定，可是對那些不支持捐助華文作協者們的理由至今感到非常的痛心。



名字

常青

名字是个符号；是一个区别另一个的标志。

小时候妹妹叫平平，我叫丽丽。报名上学时，为了传承辈分爸爸给我们改名为常建平，常建英。上学后“文革”开始了，班主任认为我的姓少有而特殊，改叫常青更好，顺便也给了我妹妹一个名字——常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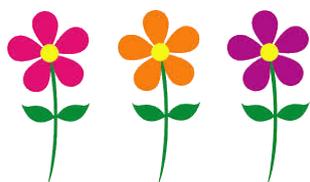
长大后我觉得“红”字太招耀，故把妹妹的“红”字改为彩虹的“虹”。而我的学名（也是大名）常青一直沿用着，许多人喜欢。

来澳大利亚后，澳洲人总把“Qing”（青）发成“Queen”，而“Queen”在英文中则是皇后的意思。哇，把自己叫成皇后也太大了，心理不安，于是就把我的乳名“丽丽”搬了出来，英文恰好为“Lily”，百合花的意思。在澳洲，华人圈知道常青，洋人圈熟悉丽丽。丽丽，柔软，平和，美丽。常青，干练，庄重，大气。丽丽，常青；一柔一钢，即对比又平衡，我都喜欢。

女儿的名字叫烁娅。这招致不少的麻烦和疑问，哪有姓烁的呀？这么奇怪的姓？没错吧？。。。为了这个名字女儿可是为了她的小火伴们费了太多的口舌。说起女儿的名字还真有点意思；我和先生婚后商定：做个“丁克”不要孩子，然而却意外地怀孕了，而且知道时小家伙在娘胎里已很大了。经过几番内心的纠结，加之亲朋好友的劝说决定留下这个孩子。从此我和先生开着玩笑就给人家起了个外号——多多；多余的“多”。直到快生产的前几个月才意识到叫人家多余是多麽的不厚道，更加是不友善。便随即将女儿的乳名改为：哆哆——音名的第一个骨干音（Tonic;也是C调音阶的第一个音：Duo)。女儿出生后给她的学名叫：烁娅；独立个“姓”，有悖传统，名：娅；意为一个快乐的闪烁亚洲的女孩。报户口时管护籍的民警叔叔惊讶地喊；嘿！多新鲜呢，怎麽姓烁？百家姓里都没有。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要麽跟父姓；要麽跟母姓，自己一个姓的还没这个先例，户口报不上。无奈之下，我只好让民警叔叔在户口上加上我先生的姓。父姓只在户口本和护

照上起作用，而烁娅这个名字一直伴随女儿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这个名字女儿喜欢，大家都喜欢。相信它还会被委以重任相伴女儿完成生命的进程。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这个符号的诞生与更换却是人们内心的一种审美需求，也更是人们内心意志和愿望的体现。



童年

黄迈励

我的出生地熙熙攘攘一片繁华，人生的道路也就是从出生地出发，越走越远，由此展开了人生。

我的祖父顾南群，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日本读完医学博士，是小儿科专家。创建了上海南洋医院，共有三处一处在淮海中路的‘乐安坊’，一处在南市小南门，还有一处在重庆南路上，是现在改名后的瑞金医院。他一生中有七位妻子，我祖母黄琼如是他第三任妻，在他又要娶第四任妻时，我的祖母同他离婚了，他把这二处南洋医院都留给了我的祖母，我的祖母是妇科医生也是这二个医院的院长，我的祖父在离开我祖母后，又创办了第三处的南洋医院，就是现在的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在上海重庆南路上。2008年，在重庆路上的瑞金医院建造了纪念祖父的铜像。

祖父育有七儿二女，他们是顾凯时，康时，旭时，造时，蕴时，济时，惕时，建时和衍时，祖父和我的祖母育有三个孩子，离婚后他俩的大儿顾造时归祖父，我爸济时归祖母，随母姓黄，我因此也姓黄，还有女儿黄蕴时各人一半，姓黄。

在1949年大陆解放前，我的祖父带着他的众多妻，儿，孙离开上海去了台湾，我的祖母和我爸留在了上海，祖父的第三处南洋医院给了他的大儿子顾恺时，当时顾恺时正在美国留学（学习胸外科），他回国继承祖父给他的财产—南洋医院。

在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中，我失去了祖母，父亲因祖母的突然去世，大受刺激，大病。父母带着我和妹妹，离开了伤心地淮海中路乐安坊的家和小南们的南洋医院，我和妹妹都被送进了全托幼儿园，那年我五岁，妹妹三岁，星期一早每次去幼儿园前，我都大哭大闹，妈妈买一块冰淇淋哄我，我还是被送进了幼儿园，要到下一个周末我才可以回家一天，这么幼年我已会失眠，至今记得我的小床靠窗，记得晚上我睡在小床上望着窗外明亮的月，数算日子想回家。后来我长大一些，应该上小学了，我和妹妹被送去浙江平湖我大姨妈家，妹妹很快回上海了，他们说我在读小学，要读完一年级，我才可以又回上海的家，那时爸爸的身体好些了，又去医院工作



了，我离开上海一年多，成了小乡下人，又黑又瘦，不会说上海话，他们笑我，我委屈的哭。我长大后知道我可以和妹妹一回上海的，可以插班的，是妈妈说不能插班。

回到上海不久，我十岁，妹妹八岁，母亲去了干校下放劳动，要几星期才可以回家一次。每天一早父亲去医院上班，我们自己去学校上课，每人一叠饭票自己去食堂吃饭，小小孩子每天要拿着热水瓶去打热水，那时弄堂里的小孩常常欺负我，妹妹来帮忙，我那时就特羡慕别人有哥哥。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妈妈还在干校劳动，虽然在上海近郊也要很久才可以回家一次。父亲白日在医院上班，下班后去大炼钢铁了，每晚他都到半夜回来，每天早早晚晚都只有我们小姐妹俩在家。虽然父母亲忙忙的上班没能很好的照顾我们，但是我们生活还是安定，他们的辛勤劳动，换来我们的‘富裕’生活，吃穿不用愁，那时家里还雇有一小时工帮助洗衣和清洁。

我是带着红领巾，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长大的，我们姐妹俩每天的主要事情就是上学用功读书，记得那时上海舞蹈学校的老师来我的小学，挑选芭蕾舞的学生，她走遍所有的教室，只是挑中了我，班上的漂亮女生非常羡慕我，我一直以为我是一只丑小鸭，又黑又瘦，一直到长大后我才发现我是一个漂亮女孩，那时我的美丽梦想是长大后要像我父辈一样是一个好医生，而且家里也不会让跳舞作为我一生的职业。许多时候妹妹在放学后不知道玩到哪里去了！那时我只有一个人，家里有爸爸的许多唱片，唱机和大音箱，我就听着音乐唱着歌长大，唱歌是我自得其乐的快乐消遣，直到现在，我还非常喜欢歌唱。

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时期，我们在学校下午放学后要去捡废铜烂铁，那时走路都低着头在看路上是否有铁钉，家里好好的铜，铜壶.....都卖给了废品回收站支援大炼钢铁。1958年大跃进以后就是三年自然灾害了，大城市里粮油糖菜肉吃的都是按人定量配给的，在菜场不是定量配给的豆糊渣小带鱼老卷心菜都是抢手货。我们家因没有男孩，所以粮食没有别人家这么困难紧张，我是每顿饭只吃一两饭的女孩，就是在后来我长大一些了，每顿能吃二两饭，也不会饿着我。那时我父亲每星期日都在家了，他的高工资大派用处，每星期日都带着我姐妹俩去饭店排队吃饭，饭店里的菜饭非常美味，吃得饱饱的，不用粮票肉票鱼票的。可怕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姐妹俩都在长身体时期，幸好都没有营养不良。政府配给的粮食不全是大米，还有面粉，同样三两面粉就不如米饭吃得饱，我看到我的邻居把面粉搓成小圆圆下在一大锅水中，没有菜也没有油水，他们肯定没吃饱，有好多次我把多余的几斤粮票给了他们，他们非常的感激。

60（61？）年妈妈从干校又回到上海上班了，她没能再回外滩的公司大楼上班，政府的工作部门分配她去了普陀区的一个五金店，工作是出纳会计。那时菜场里有了自由市场，每星期日她都会去乡下人的自由市场买回好多菜，吃的食物丰富多了。妈妈回来后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她给我找来了数学家教老师和教我弹钢琴的家庭教师，钢琴没有能学多久就停了，但这是我的爱好，直到今日我还坐在钢琴前每天弹二三小时，有时候会弹四小时多，快乐的自我陶醉。

我学完学校的功课后，伴着我的有无穷无尽的数学题，但我肯定不是数学天才。数学还是在我人生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1978年我在工厂工作，给厂里的72，73届青工当了二年的数学老师，减少了我许多体力不能乘担的重体力劳动；我有了大学的毕业文凭后就在工厂的技术组工作了，数学教会我很会设计计算，尤其是工厂废水处理的设计工作。1990年出国后，也就是这张文凭和多年的工作经历使我很容易申请到了移民的定居身份。

1990年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上海。无论我在世界的那一个天涯海角，童年，故乡上海，梦想理想欢乐苦难永永远远留给我一份不可忘怀不可磨灭的留念。

寫給澳大利亞住上海總領事的信

維和

今天發現了我當年（1990年）第一次申請赴澳探訪被拒簽後寫給澳大利亞住上海領事館總領事的信。附上與大家分享。

當時寫信的背景是：我從領事館領取了被拒簽的護照後去住宿（小弟武警戰友的軍營）附近的郵局發了份電報給馬太，在回住宿5分鐘的路上，此信非常清晰地顯現在腦海中，到住處便立刻寫下來。因當時一士兵在等著送我到上海火車站（回滁州），我便順手交給了士兵委托他寄出。

回到滁州家中，也沒有再多想。五天後突然接到領事館的電話邀請我去領事館面試。面試的當場得到了簽證。

事後得知，士兵從郵局沒法寄出此信，因寄往領事館的信需本人簽字。結果幾天後此信被士兵傳遞了進去。

我對當時有關申請赴澳的緊張局勢一無所知，上千人申請赴澳學習、探親被拒在領館前示威。我竟然申請訪男友！

下面是信的原文：

尊敬的領事先生：
您好！

請原諒，因為我的英文水平還沒有達到能表達此信內容的程度，故我用中文給您寫信。

耽誤您一點時間，請接受一位中國姑娘心裏話的傾訴，因為上帝已將我與澳洲聯系在一起。

我是安徽省滁州市電視臺的播音員董維和，經朋友介紹與貴國的 Mr MERVYN MATTHEWS – 馬太先生從認識到戀愛已三個年頭，此次接受馬太及家人的邀請前往澳洲探訪，結果被您大筆一揮判了“死刑”。

我在上海等候了五天（10月17-22日），當時我確實很失望，但我並不沮喪，我很平靜，因為申請赴澳只是形式，我已得到了多年追尋的真正的愛情。如果您是已經得到了愛情的人，我想您是能理解我的心情的，絕無戲言。

現在出去也好，出不去也好，都是暫時的。寫此信給您只是將心裏話與您談談，使您能多了解一點中國人。因為我認為您的判斷是不正確的，最起碼冤枉了一個真正是赴澳探訪的我。

我唯一遺憾的是，世界發展到今日，難道連信任也發生了危機？中國人不全是不擇手段到國外去謀生的。我與貴國的馬太先生相識，可以說純屬天意。我一直很耐心、慎重地尋找真正的愛情，在我們這樣的小城市裏根本連想也沒想過找外國人，況且就我的職業來說也是人們所尊敬的。馬太先生因工作在船上流動性大，長期不在家，婚姻因此而遭到了挫折。他與在新加坡住處的好朋友-老華僑蔣克秋先生說起想找一位中國姑娘。蔣先生委托他在福州市廣播電臺的侄女陳風（我的好朋友）給介紹一位。陳風便將我與馬太聯系在一起。那是1988年3月。當時我對自己進行了

認真的分析後，才決定與馬太認識的。後來我們經過通信-見面-通信-再見面，彼此心心相通，各自確實尋找到了發自內心的真正的愛。他曾訪問過我家。他的觀點是，澳大利亞、中國不一樣，堅持要我去適應一下，他家人也有此意。我尊重他的決定，才選擇了此次去澳探訪三個月的方案。

我明白我只有先與馬太結婚才能得到簽證，但我不願意去強迫馬太改變他的決定，我只將目前的情況如實告訴他，由他來決定。
我堅信，只要我們真正的相愛，我們就擁有一切。

我並不想換取您的同情或什麼，我只想原原本本地告訴您，如果您能親自看到，我將不甚榮幸。

您忠實的朋友
董維和 1990年10月23日
離滬前夕



三個小窗戶外的十輛車子

王雪帆

教室裡，
有三個小窗戶，
左邊的小窗戶用塗了紅色的紙板擋著，
右邊的小窗戶用塗了藍色的紙板擋著，
中間的小窗戶用塗了紫色的紙板擋著。

趁老師不注意的時候，
我們常常偷偷地把紙板拿開，
教室裡馬上亮了起來。

從窗戶那裡望出去，
外面停了好多車，
數數看：1、2、3、4、5、6、7、8、9、10。

有時候，
再看遠一點，

還可以看到路上有車子在跑著.....

可是，
找來找去，
都看不到爸爸的那輛白色的車，
不知道爸爸幾點才會來接我回家？



【英伦心影 6】 剑桥三一学院的钟声

薇薇

1167年建校的牛津和1209年成立的剑桥，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迄今已逾八百年历史。八百年间，多少次晨曦渐隐，多少多云霞四散，多少王朝灰飞烟灭，而牛剑双星，历中古的神学风雨，文艺复兴的人文光芒，近现代的科技星辉，在时间的长河中一路前行，屹立不倒，至今仍光华四射，至今仍是世界顶级学府，至今仍是莘莘学子心目中的圣地，学术研究的殿堂，社会精英的摇篮，现代教育的灵光。牛剑两校古老的历史固然令人高山仰止，延至今日的辉煌更值得赞美歌咏。

牛津和剑桥八百年的辉煌历史，恐怕是几本书也难以尽述的。只简单开列一下两所学校的名人录，已可见一斑。牛津至少培养了19个国家的53位总统和总理，包括25位英国首相，另有5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名人：亚当·斯密、王尔德、雪莱、罗吉尔·培根、斯蒂芬·霍金、爱得蒙·哈雷、塞缪尔·约翰逊等等，还有中国的钱钟书。剑桥有87位获得诺贝尔奖，6位当选英国首相，名人包括：牛顿、达尔文、哈维、弗朗西斯·培根、斯宾塞、拜伦、弥尔顿、罗素、亨利·卡文迪什、华兹华斯、丁尼生、凯恩斯等等，并有中国的徐志摩。

在牛津39家学院和剑桥31家学院中，剑桥三一学院最是声名显赫，她的雄厚财力可媲美英国王室，她的学术成就稳执牛耳，她的名人堂光芒万丈，她的32位诺贝尔奖学子令人由衷钦佩。

三一学院大门外左侧草坪，有一棵牛顿的苹果树，这传奇的苹果树有着不同凡响的钟灵毓秀。英王亨利八世的塑像站立在学院圆拱门洞上方，他左手捧着一个金球，右手举着一根椅子腿，原本是一根金色权杖，可不知被哪位调皮捣蛋的学生偷偷更换了，此后这位君王几百年来就一直这样滑稽地握着他的椅子腿。亨利八世是“三一之父”，他于1546年合并了两间中古学院，建立了三一。这位残忍的君主先后有六位王后，不是被他幽禁，就是被他斩首，创立三一也许是他一生所作的唯一好事，那他还是举着椅子腿更好些。

从三一威严凝重的大门入内，就是她名冠欧洲的“伟大方庭”（Great Court），由钟楼、礼拜堂、院长起居室、校友寝室、餐厅围合起来的美丽庭院。六片大草坪间是石子砌成的通道。在牛剑，学院方庭的草坪，大学生不可靠近，研究生可行其边径，只有导师可在其上随意踏青，这是两校的传统。草坪上有一座状如王冠的六角形喷泉，巴洛克趣味的精美雕刻下是淙淙不断的泉流。据传说，诗人拜伦在三一读书期间，经常不顾禁令，偷偷到喷泉池游泳，这激情澎湃的浪漫诗人，这潇洒不拘的美少年当年是校园中的恶作剧能手。校方规定不许养狗，拜伦就在寝室上方的阁楼养了一头熊。

三一的钟楼可溯源到中古时代，悠悠的钟声已经穿越了几百年的时空。在依依不绝的清音中，有亘古的幽思，有传统的魅力，还有文化的灵韵和精神的自由。历史与现代融合对接，它依然准时敲响，每小时报时一次，一声低沉浑厚，一声高昂清越，英国桂冠诗人华兹华斯曾在隔邻圣约翰学院读书，他在著名的长诗《序曲》中写道：“那钟声，一声是男的，一声是女的”。

三一学院教堂的确没有国王学院礼拜堂那么恢弘雄伟，但它有六尊镇堂之宝。一入门，就是培根、牛顿、巴罗、麦考莱、魏伟尔、丁尼生这六位三一之子神采飞扬的雕像。

跨上石阶，从小走廊穿过就是内维尔方庭，两侧为古希腊式的回廊，巨柱林立如威武肃穆的兵士，那回廊不可想象的宽阔，难以置信的气派，缓步其中，砰然心跳，可曾听到拜伦、罗素、丁尼生的脚步回响？

内维尔方庭后方是瑞恩图书馆，由英国建筑巨匠克里斯托弗·瑞恩设计。里面存有许多珍贵的手稿。还有拜伦勋爵的全身大理石像，塑像本意是要存放在西敏寺大教堂的诗人角，但被教会以拜伦生前有伤风化的理由拒绝。埋葬在西敏寺的王室家族还有多少人被大众怀念？而拜伦在英国民众心中永生。

【英伦心影 7】佳蜜伴茶香，剑桥的果园

薇薇

教堂时钟停留在两点五十分上，尚有佳蜜伴茶香？
——诗人鲁伯特·布鲁克《老神舍，格兰切斯特》，1912年

英国的饮食是出了名的糟糕，似乎只得“鱼和薯条”，这让人人自诩美食家的法国人有无穷的笑料。好在丰盛的英国早餐和讲究的下午茶多少为英国人挽回些颜面，还不至于被法国人过于嘲笑。

要说英式下午茶是闻名天下的，那喝茶的好地方一定不会少。格兰切斯特的果园是饶富盛名的一处，离剑桥大学中心不过2英里远。附近的剑河有出名的“拜伦潭”，当年在三一学院读书的拜伦勋爵经常到那里游泳。

果园自1897年春天在繁花纷飞的苹果树下供应下午茶，郊野茶点的名声渐渐在学校里传播，不肖说，剑大的学生开始频频光临此地。果园真正名声鹊起是从1909年诗人鲁伯特·布鲁克搬入果园的木屋。那时布鲁克在国王学院读书，住在学院A楼梯一间寝室，到第四年，布鲁克决定搬出学院租住果园的一间小屋。

不过，千万别对果园的景色想入非非，它不顶美，尤其是对南岛北岛处处皆风景的纽西兰人而言。也别对茶品抱以过高的期许，一壶茶一件松饼，茶资大约 5 英磅，那就别指望能享受伦敦丽兹那样的精雅。

深绿色的粗木方桌配几把墨绿色帆布躺椅，一组组随意地放置在草地上，或者苹果树下。草皮已多日未修剪，或长或短，凌乱乱乱，踩上去倒是软绵绵。苹果树花期已过，果实尚未摇红坠落，只得一树树密枝茂叶，粗桠乱斜，绿云似的想遮住一片碧澄澄的蓝天。小鸟儿确来桌上啄食，锦鸡又在草地上踱步，自有一股宜人的粗朴野趣在弥漫。

当年布鲁克迁来此地，带来了英国最著名的文化团体布卢姆斯伯里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以剑桥精英为主体），同时也吸引了布鲁克的大批崇拜者来访。在果园聚会的布鲁克密友包括：哲学家罗素和维根斯坦，英国未来的财相、经济学家凯恩斯，文学家福斯特和维吉尼亚·伍尔夫，画家奥古斯特·约翰，文学评论家利顿·斯特雷奇等等。可谓星光熠熠耀果园，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声名隆盛是日后之事，那时他们大多还是 20 多岁的年轻人。

布鲁克一如当年的拜伦，诗才横溢且容貌俊美。诗人叶芝赞誉他是“英国最英俊的青年”，剑桥的古典学者和诗人弗朗西斯·康福德 1908 年为他赋诗“一位年轻的阿波罗，金发，/ 矗立在梦幻边缘，/ 神情高贵，对这永恒的 / 短暂生活，毫无准备”。布鲁克的朋友们，半数崇拜他的才华，其余热爱他的美貌，女人为他疯狂，男人为他痴迷，总之，人人都为他神魂颠倒。1909 年凯恩斯拜访布鲁克后写道“他（布鲁克）坐在一群女性崇拜者的中央，身上的衣服少得可怜，只穿着绣花的针织内衣”。

拜伦当年是身着华服，放狂不拘的风流才子，布鲁克是热爱大自然的浪漫诗人。他在绿草甸上赤足而行，在深夜的密林中徜徉，他在苹果树下吃茶和果酱，在木屋读莎士比亚的诗行，他在月光下的剑河与维吉尼亚·伍尔夫裸游。最快乐莫过于朋友来访，坐在果园里高谈阔论，海阔天空。布鲁克写下流芳百世的诗篇《老神舍，格兰切斯特》，他写剑河“那一湾清流迷一般悄悄滑过，碧绿如幽梦，深邃如死亡”，他写果园“教堂时钟停留在两点五十分上，尚有佳蜜伴茶香？”。

一战期间，布鲁克作为陆军军官登上驶向土耳其加利波利的航船。1915 年 4 月，布鲁克不幸死于血液中毒，被埋葬在希腊 Skyros 岛上一片橄榄林中，时年 27 岁。在此之前几个月他写下《士兵》这首诗。“如果我死去，只要这样把我想起——/ 有一个角落，在异国他乡 / 那是永远永远的英格兰 / 那肥沃的土地，深埋着一把更肥沃的尘泥 / 那是英格兰的儿子，英格兰将他抚育 / 英格兰的鲜花任他去爱，英格兰的大地任他游历 / 那是英格兰的躯体，呼吸的是英格兰的空气 / 家乡的河水为他沐浴，家乡的阳光为他洗礼”。英国首相 1915 年在悼词中说“他是英国最高贵儿子的理想象征”。

格兰切斯特果园，剑桥人热爱她，游客追捧她，因为这个果园代表了自由、青春、美和爱，有文化的沉积，有思古的幽情。当年的“七君子”，如今在果园的木牌上对游人微笑：维吉尼亚·伍尔夫，出尘的空灵；凯恩斯仪表堂堂，气度不凡，西装纽扣上别着红玫瑰；福斯特，被维吉尼亚形容为“腼腆的小老鼠”；神经质的维根斯坦，似怒发冲冠；住在邻近老磨房的罗素，面颊清矍；奥古斯特·约翰，有浓密的大胡须；俊朗的布鲁克，丰神秀逸，金发如玉冠，碧眼如海蓝。外面红尘滚滚，这里仿佛时光停顿。清荫犹在，红茶已冷，依稀百年时光，教堂的时钟依然停留在两点五十分上。

攝影：《晚霞》

韋鋼

攝於 2014 年 1 月 2 日 Wellington Point, Briabane



作協簡訊



中國新年聚會

時間：2 月 15 日下午 1：30

地點：Sunnybank Hills 图书馆 meeting room.

內容：慶祝中國新年茶話；講座：如何提高并保持寫作熱情；其他議題



徵稿

《昆州華文》歡迎大家投稿，無論你是否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的會員。稿件題材、體裁不限。文責自負。以反映昆州華人社會和生活的作品為佳。對於投稿作品，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保留決定是否刊登的權利。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為非贏利性群眾團體。目前所有投稿均無稿酬。期待您的參與。

本期編輯：韋鋼